



群众演唱材料

灶王爷

北京出版社

灶 王 爺

戴 徐 君 澄 等 作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

716.1
749



灶王爺

戴君澄等作

※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长安街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※

开本 787×1092 1/32·印張 12/16·字數15,000

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3,000册

統一書号：T10071·52 定价：(6)0.09元

PDG

目 录

灶王爷（相声）	戴 君 原 作 徐 澄 改 編	（ 1 ）
求画画（快板）	張 仿 化	（ 9 ）
怎样演唱“求画画”	苏 刀	（ 19 ）

灶王 爷 (相声)

戴 君原作 徐 澄改編

甲 你好哇，×同志？

乙 好。怎么近来老没见你呀？

甲 近来我忙的厉害。

乙 你忙什么哪？

甲 我正在研究一门特殊的学问。

乙 噢，你研究的一定是原子学？

甲 不！我不研究那个。

乙 是工程学？

甲 不对。

乙 地质学？

甲 也不对。

乙 噢，想必是农艺学？

甲 我不研究这类学问。

乙 这回我猜着了！你研究的一定是历史学？

甲 哎！这回你说的这个历史学……

乙 对了吧？

甲 还不对。

乙 那……那你研究的到底是哪门学问哪？

甲 我研究的是“灶王学”。

乙 什么学？

甲 “灶王学”。

乙 我听着这门学问怎么那么别扭啊！請問：什么叫“灶王学”呀？

甲 就是研究有关灶王爺一系列的專門知識的學問，所以叫“灶王学”。

乙 噢，你專門研究灶王爺呀？

甲 对了。

乙 唉！你研究他干嘛？

甲 有用啊。

乙 有什么用啊！現在早过时啦！

甲 怎么过时啦？

乙 你看現在誰还信灶王爺呀！

甲 为什么大家都不信灶王爺了呢？

乙 因为人們覺悟提高了，思想進步了，都認清了灶王爺解決不了問題，所以誰也不信他那一套了。

甲 噢！这么說大伙对灶王爺都非常了解？

乙 不但大伙了解，連我也了解他！

甲 噢，你也了解灶王爺？

乙 那当然了。

甲 那你給我說說：灶王爺的家庭出身、本人成分是什么？

乙 这个……我还不太清楚。

甲 再一說，灶王爺的思想意識、工作态度、學習情况、生活作風以及他搞了几个对象，你知道嗎？

乙 不！我全不知道！

甲 哎！你不是說对灶王爺了解嗎？

乙 它这个……請你多原諒，剛才我說話沒有經過仔細的考慮，对灶王爺的复雜性我估計不足。

甲 那你就應該多請教請教哇！

乙 是，是。

甲 古人云：“君子好學，不耻下問。”這就是說我們應該多學習些知識，不懂的就該找人問問，絕不能一知半解，不懂裝懂，一瓶子不滿，半瓶子晃蕩。

乙 听你这么一說，你对灶王爺一定研究得很透澈了？

甲 不敢說透澈，經過本人对灶王爺專門研究的結果，我找到了他被淘汰的根本原因。

乙 灶王爺到底为什么被淘汰呢？

甲 因为他本身存在着嚴重的十大缺點。這是我經過觀察、思考、分析、研究、概括、集中、綜合、提煉才整理出來的。

乙 噯！缺點真不少哇！請問灶王爺的第一大缺點是什麼？

甲 一动不动！

乙 对，灶王爺老是坐在那兒不动彈。哎，這也是缺點哪？

甲 当然是缺點啦。他一动不动、高高在上，工作不深入、不檢查，不關心凡人的疾苦，從來也不幫助凡人。你什麼時候見過灶王爺从上边下來找群众个别談过話啊？

乙 沒看見過！第二呢？

甲 二目無光！

乙 怎么無光呢？

甲 二目無光，這是說他分不清好壞事，看不出好壞人，瞪着兩個大眼睛可發現不了問題。

乙 这么說，灶王爺的眼神不好？

甲 不好！

乙 那怎么不配副眼鏡啊？

甲 不用配了，人家帶着一副哪！

乙 噢，帶着哪？

- 甲 是一副特制的嘛！
- 乙 什么制的？
- 甲 膠皮制的。
- 乙 灶王爺帶的是膠皮眼鏡啊！
- 甲 要不然就会二目無光了？
- 乙 这二目是有不了光。第三呢？
- 甲 三撇小黑鬍一留，坐在那兒硬擺那份老資格，不懂裝懂、不会裝会，一張口就是过五关、斬六將，可决不談夜走麥城，一腦袋保守思想，拒絕接受新鮮事物！
- 乙 嘴，这一点可挺嚴重！
- 甲 当然嚴重啦。一年到头坐在那兒老挺着胸脯，那意思就是說：我比你們誰都高，比你們誰都強，你們誰敢碰我一下？
- 乙 碰一下怎么样？
- 甲 一碰就破！
- 乙 是呀！紙糊的当然不禁碰啦。第四呢？
- 甲 四体不勤！
- 乙 四体不勤？
- 甲 对，四体不勤是說他思想懶惰，工作不起勁，劳动不積極，連綠化祖國的义务劳动灶王爺都不願意參加。
- 乙 噢，灶王爺的劳动观点很差？
- 甲 太差啦！別人忙死他坐在那兒連把手都不伸，直到現在灶王爺連工間操都不願意做！
- 乙 灶王爺的第五大缺点是什么？
- 甲 五官不正。
- 乙 噢，原來灶王爺長的难看？
- 甲 不难看。这是說他一天到晚齜牙咧嘴、吹鬍子瞪眼，什

么問題也解决不了，可就会發态度！这么一來，凡人平常沒事誰也不願意找他，有了事兒——

乙 就願意找他了？

甲 更不敢找他了！

乙 好勁！灶王爺脱离群众够嚴重的？

甲 敢情够嚴重的。灶王爺的第六大缺点是六親不認。

乙 噢，跟他的親戚感情也不好？

甲 甭說親戚了，連他的父、母、妻、子還不認呢！

乙 这又是为甚么呀？

甲 你糊塗哇！灶王爺跟从前大不一样了，現在是一家之主，飛黃騰達，高高在上，就数他大了；你想想：父、母、妻、子还能放在他眼里嗎？

乙 就因为这个呀？难道群众沒有反映嗎？

甲 有反映，可是他七竅不通啊！

乙 噢，这大概就是他的第七大缺点吧？

甲 对了。他七竅不通、耳目不灵，既看不見本身存在的嚴重缺点，又听不見群众的呼声反映。

乙 灶王爺的耳朵也不好使？

甲 不好使，都讓塵土給堵住了！

乙 好勁！那他的第八大缺点呢？

甲 八面玲瓏。

乙 这又是什么意思？

甲 你别看灶王爺跟群众的关系不好，跟他职位不分上下的人可拉攏得不坏。他們的关系是：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，互相吹嘘，互相捧場，互相奉承，互相贊揚，始終保持着一团和气。

乙 这么說，灶王爺的自由主义还很嚴重？

甲 嚴重，凡灶王爺者均乃嚴重之自由主義者也。

乙 行了，行了，你就別轉文了。他的第九大缺點是什麼？

甲 九點不起。

乙 這話怎麼講？

甲 這就是說每天早晨都九點了，可灶王爺還沒起床呢！

乙 原來灶王爺還好睡個懶覺啊！那第十呢？

甲 十足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風，盡貪圖享受。

乙 他還有享樂思想？

甲 有，而且還相當的嚴重。灶王爺不是好的不吃，不是好的不喝，不是好的不使，不是好的不用，不是好的不穿，不是好的不戴，就連做一件事情，如果對他沒有好處他都不干。

乙 哦！這就是你總結的灶王爺的十大缺點哪？

甲 對了。

乙 哎，我還得再打聽打聽，灶王爺的那副對聯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”是怎么回事？

甲 “上天言好事”就是說灶王爺到了上邊什麼好聽說什麼，報喜不報憂！

乙 噢，盡揀好听的說？

甲 言好事嘛！例如說我們的工作成績是大大的、主要的、突出的，缺點是小小的、次要的、一般的，同時是有客觀原因的，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
乙 好！听這一套官腔！那麼“下界保平安”呢？

甲 上邊傳達什麼事，他把本子掏出來一記，回來之後是照樣傳達、一字不錯。傳達倒是傳達了，可是跟下邊的情況絲毫沒有聯繫。就這樣，下邊的工作總是沒有改進，沒有提高，四平八穩，平平安安，年年保持原有狀態。這

就是下界保平安。

乙 橫批呢？

甲 “一家之主”哇！

乙 這又怎么解釋呢？

甲 別人的合理化建議一概不聽，他說了算！

乙 噢，原來是家長式的領導方式啊！

甲 可不是嘛！灶王爺根本不懂民主的工作作風，更談不到貫徹集體領導的原則了。

乙 我記得灶王爺還有一副對聯來着，是怎么寫的？

甲 那是“二十三日去，初一五更回。”

乙 這回又怎么講啊？

甲 每到臘月二十三過小年、祭灶這天，灶王爺不就該上天走了嗎？

乙 他上天干嘛去？

甲 出公差啊！

乙 灶王爺還出公差？

甲 他得到上邊去彙報這一年來的工作呀！

乙 他一年到頭什么也沒做，有什么可彙報的？

甲 那也得長篇大論地說一套哇！據說灶王爺的工作報告可長了，一寫就是洋洋數萬言。

乙 他可真能胡扯！那“初一五更回”呢？

甲 大年初一头一天，天剛亮灶王爺就回來上班了。

乙 干嘛今天这么早哇？

甲 有特殊情况啊！

乙 什么特殊情况？

甲 你想，去年一年工作上没什么成績，今年大年初一头一天上班早點到，不是顯着通過去年的工作總結在思想上

有所提高嗎？

乙 噢，“二十三日去，初一五更回。”就是这么回事？

甲 对了。

乙 哎，灶王爺去彙報工作，干嘛一去就是七、八天哪？

甲 你糊塗哇，他在外边多呆一天不是多領一天出差費嗎！

乙 灶王爺在这上头还打算盤哪？

甲 要不他就老的快啦！

乙 我看着他可不顯老。

甲 猛一看当然不老了，那臉一天洗六回！

乙 灶王爺挺講衛生？

甲 洗完了臉还擦雪花膏、冷面蜜呢！

乙 噢，灶王爺还挺好美？甭說，灶王奶奶想必也很漂亮？

甲 敢情漂亮，新搞的嘛！

乙 以前那个呢？

甲 打离婚了！

乙 为什么？

甲 他原來那个不是土地爺給介紹的嗎！

乙 土地爺介紹的怎么了？

甲 土里土气，不够派头，灶王爺嫌擺不出去，給他丢人！

乙 这么說，灶王爺的品質也不怎么样啊！

甲 誰說不是呢，有詩为証啊！

乙 詩是怎么寫的？

甲 灶王爺，本姓張，家住上方張家庄。上有兄來下有弟，
那个都比灶王强：老大掌握灵霄殿；老三天师把魔降；
只有老二不学好，打在凡間当灶王。

乙 哎，現在怎么看不見灶王爺了？

甲 不是撤职反省了嗎！

求 画 画(快板)

張 仿 化

小寒大寒好冷天，
又到臘月二十三，
別的地方咱不表，
就單說說王家灣，
在村里，自从有了農業社，
大家伙日子越过越舒坦。
有的就把新房盖，
有的就裝修旧房間，
家家是粉白的牆壁似雪亮，
毛主席像挂中間，
牆上还缺几幅画，
要貼上新画更好看。
新年春节貼新画，
庄稼主兒是習慣。
正可巧，老头社員田永正，
他們家画画是祖傳，
只要你能出主意，
他一画，比你說的还新鮮。
有那东街的王老六，
还有对門的李洛三，

張二嫂和王大嬸，
都拿紙來求老田。
屋里擠的人不少，
說說笑笑把話談；
那邊還有姑娘兩個，
本是秀榮和小蓮，
田老头一見心高興，
笑嘻嘻的跟大伙談：
“誰喜愛什麼只管講，
來把畫面談一談。”

這個說：

“我要個太白來醉酒”。

那個說：

“我是要劉海戲金蟾”。

田老头听罢把头点：

“行，行！想畫這個不費難。”

王大嬸也搭了話：

“這麼着我也說一番，

我求您畫個螭吃白菜，

這張畫，打早我就挺喜歡。

在以前，破房子不配把畫挂，

更沒有，買畫的那筆富裕錢。

您能把這畫給畫好，

我也算沒有白盼這幾年。”

田老头說：“好好好，

想畫這個更不難！”

他抬頭又把姑娘們看，

問了秀榮問小蓮：

“你打算要張什麼畫？

也來從頭談一談。”

這小蓮，生來的愛說又愛鬧，

嘿！先笑了一聲開了言：

“他們那畫我嫌俗氣，

我求您把真人真事畫上邊。

請您屋里畫上桌和椅，

再畫上花被褥子在炕一邊，

桌上畫個暖水瓶，

再畫上，茶壺茶碗和茶盤。

炕上畫個老太太，

針綫活兒擺跟前，

這老太太約摸有六十歲，

平常最愛鬧着玩，

蒼白的頭髮挽着個髻，

身上穿的是一身藍，

未曾說話愛先笑，

在畫上，可別畫成帶笑顏，

因為她正鬧心腹事，

應該畫，撇着個大嘴把腿盤。

您要覺着不好畫，

我說個辦法您使喚。

您就照着我王大嬭，

管保越畫越對盤。”

王大嬭越聽越不對，

叫了聲：“丫頭，干嘛把我畫上邊？

老骨头老肉的哪点好？

怎么單瞅着我好看？”

小蓮說：“画您是表揚您进步，

預备着以后做宣傳。”

大嬸說：“既然画上影响大，

怎不把你媽媽画上边？”

逗的大伙哈哈笑，

小蓮又笑着开了言：

“大嬸您先等一等，

我这話兒还没說完。”

大嬸說：“对！任憑你个丫头嘴多巧，

哼！反正要画我是有意見！”

大伙越听越逗笑，

小蓮又接着往下談：

“田大爷您就細心画，

画好了，我請瓜子、大象烟。

这画上再画人一个，

画上个老头坐炕沿，

老头就是我王大叔，

要画成，老兩口子正在把話談。

您把画面画完畢，

再来个‘說明’写上边：

这是去年收秋后，

社里开会的那一天。

那时候，初級社要轉高級社，

不少的社員有意見，

那天我見到王大嬸，

她心里可更有負担，
大叔开会回家轉，
老兩口子打算盤，
說什麼，入了社日子剛好過，
這一改變可遭難，
咱們家土地較多勞力少，
高級社咱可沒光沾，
等將來，上年歲鬧個老弱戶，
生活就更沒來源。
王大叔一邊長嘆氣，
大嬸就一勁老嚷煩，
在那會兒，我正走到窗根下，
我把這話都聽見。
沒想到，後來轉成高級社，
社員們，勞動積極干的更歡。
大嬸家里也增了收入，
思想這才得轉變。
田大爺，請您寫上這段事，
好貼在牆上做紀念。”
小蓮正然往下講，
王大嬸，瞪了她一眼開了言：
“瘋丫頭淨是壞主意，
行出來的事兒討人嫌。
本來嘛！開頭說轉高級社，
連你媽媽也有意見，
經過社長一講話，
思想上，慢慢才轉開彎。